

重,声重如钟、胸有城府、气魄宏大、举止安详。火形取尖露,色赤,耳、鼻、目、口、齿皆露,头长而尖、耳高露廓、鼻绕、准尖、口尖唇掀露齿、指尖红活、须发微赤而稀少、声音焦烈、神气筋骨皆露、面色红活、性情暴躁、聪明敏捷、动作上发扬。木形取瘦直,色青,头面瘦长、耳长竖直、眉清秀、眼细长、鼻修直、唇红须清、腰瘦而圆、形体修长挺拔、指掌瘦长、手纹理细秀,色青气秀、声音清亮、言语温柔、动作优雅、亭亭玉立。五形与五色相合,如木形色青、土形色黄、金形色白、水形色黑、火形色赤方为正局。谓之得其纯。

2 五形合局

观世之人五行正局甚少,而以五形合局居多,如:水形兼金、木形带水等,取其相生之义,称为顺合。又如金行兼木、水形兼土等取其相克之义是为逆合。

2.1 五形顺合

金形人兼骨肉厚实,为金逢厚土;木形人若色黑气静为水木相资,若面色红活为木火通明之象。凡土形色黄带红、木形色青带黑等等,《黄帝内经》谓之“形色相得,

富贵大乐”。

2.2 五形逆合

土形人若指掌细长或须多浓乱为木来克土,土形人不宜声细步轻、气暗色滞;金形人若头尖、耳尖或须眉赤色、声音焦烈等为火来刑金;木形人头面身手瘦削枯细而色白者,为金型弱木;火形人忌目圆、耳大、鼻丰、口阔、腹大为水来克火;水形人耳尖而反或色红无须为水火相逆,水形人皮白如粉,骨露肉浮或皮滑肉冷者为肾水泛滥,多肾阳虚惫。

五形逆合又有形胜色,色胜形之分。如木形之人色黄,黄属土为木克土,是形胜色,其害较微。若木形色白,白属金为金克木,谓之色胜形,其害大。若遇庚辛属金的年月,再感受外邪则病矣。五形人形色相得,曰得其纯,得其纯者为顺,顺者强;形色不相得,曰得其驳为逆,得其逆者弱。强者雄感邪难犯,弱者遇感邪易干。《灵枢》谓:“形胜色,色胜形者,至其胜时年加,感则病失行则忧矣”。

* 重庆市江津区人民医院(402260)

七情致月经病的共性研究

孙天琳* 周叔平*

陈修园认为,“若害怒则气逆气滞则血滞……加之经血渗汤干其间,遂成亥穴,淋漓无有已也”,“盖被惊则气血错乱,经脉斩然不行”。又“世有室女、童男,积想在心,思虑过当,多致劳损,女子则月水先闭。”从上可知,人的七情内伤可引起脏腑、经络、气血功能的紊乱,从而导致月经病的发生,且其发病各有其特性。然而,笔者认为,虽然情志所致经病症状多种多样,病证又有寒热虚实之分,但并非无规律可寻。在症状、证候、病机以及治法上有其共性。探讨研究其共性,利于临证正确诊治,变“不易治”为“易治”。冀藉此提高情志所致月经病的疗效。

1 七情致月经病机理、证候共性

月经病病因的多样性就决定其症状证候的多样性。情志为病者是其中重要原因。七情为病虽如前述,各有其致病机转与特性,但其中又有规律和共性可循。

无论何种情志失调致病,均以损及气机为关键。从而出现气逆、气滞、气陷、气结、气郁等气机的病理变化。而妇人以血为本,以血为用。肝藏血,肝调血。故叶天士说“妇人以肝为先天”。而气之与血:“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盖以血之行、止、顺、逆,皆由一气率之而行也。”

无论何种情志失调致病,主要损伤病位均为冲任气血。月经源自冲任,以血为本,以血为用,经期是泄而不藏的耗血失阴过程。此间受任何因素干扰,必然首犯冲任气血。

无论何种情志失调致病,皆易导致脏腑气机失调。从而引致脏腑功能失司,精气血津液的代谢失常,冲任不调,发为月经病。在生理上肝主疏泄气机,疏泄情绪;脾位中州,气机升降之枢纽;肾为主开合之脏,司胞宫的藏泄。病理上,若情志失调肝脾肾功能失司,必然气血失调,冲任为病。

而肝司冲脉血海。可见,以上机转均与肝密切相关。《素问》云:“气血不和,百病乃变化而生。”因而,凡情志过激所致月经病,最终大都可出现:经前可见肝气失疏、肝气郁结的急躁、抑郁、烦闷、易怒、惊怯、失眠或寐浅等情绪不宁症状,及胸乳胀痛、胁肋少腹不舒或疼痛等肝的经气不利症状。经期则可见肝藏血、调血失司的经血不畅,夹有小血块,或多或少不定,或先或后无时,或崩或闭;或见肝脾失和的经行泄泻;“气有余便是火”,肝气火上逆则经行头痛。

例如“怒、思、恐”三种情志都可以成为闭经的病因:怒则伤肝,肝失疏泄,使气郁气逆,经血瘀滞,瘀血阻于脉道而致闭经;思则气结,脾失健运,日久不解,易致肝气郁滞,经血不得下行而闭经;惊恐过度,常使气下气乱,失去对血的统摄和调控而致闭经。这时虽然闭经之因不同,但是细察全身症状与妇科临床特征,常可发现上述的肝经气机病理表现。

2 七情致月经病治法、用方共性

七情致病,各有特点。因而用方用药也各有不同。

如“恐则气下”，肾气失封，精气下泄，常用菟丝子、杜仲、续断、龟甲、金樱子、覆盆子等；“怒则气上”，肝失疏泄，气郁上逆，常用代赭石、石决明、郁金、川楝子等；“思则气结”，气结血滞，或脾气结而不运，胃不受纳，日久气血生化不足，常用党参、白术、木香、陈皮、厚朴、枳壳等。

然而，此特性中又孕育着共性，那就是月经病虽然病因症状复杂多变，但病机总为脏腑气机紊乱，生殖轴系平衡失调，冲任气血失和。气乱则血亦乱，气滞则血不行，气逆则血上。所以，建立在此病机基础上的辨证、治法、用方也存在着一定的共性。此时的治疗，虽调理气机为主，但应以调肝为先，因肝主疏泄气机，为“女子之先天”。

2.1 七情所致经病应“调经肝为先”

有医家提出“情志可患可生五脏疾，非独肝，然不离乎肝”。无论七情中何种情志所伤为病，均“不离乎肝”。因肝为藏血之脏，司血海，主疏泄，具有储藏血液和调节血流的作用。在女子则下注血海而为月经。但其藏血作用又取决于肝的疏泄功能，肝气宜于条达而恶抑郁，肝气畅达则血脉流通，经候如常；如肝气失于疏泄，则影响肝之藏血功能，致月经异常。故古人有“调经肝为先，疏肝经自调”及“调经不先理气，非其治也”之论。

临床上常运用疏肝解郁、清肝泄热、柔肝养血的方法。药如柴胡、郁金、香附、牡丹皮、栀子、黄芩、白芍、当归、枸杞子、车前子、龙胆草等。方如逍遥散、丹栀逍遥散、柴胡疏肝散、一贯煎、龙胆泻肝汤。然其中逍遥散、或疏肝四物汤（老师经验方，即四物汤合柴胡疏肝散加减而成）为常用方、基本方。

2.2 七情致经病的调经基本法为理气血

月经病治疗贵在使气血调匀，经脉顺畅而经自调矣。所以调经必须要养血，养血要顺气。

具体说来，针对气滞、气逆、气陷等病变，要采取调气的方法，理气行滞、行气降逆、调气升提。常用方有柴胡疏肝散、乌药汤等。常用药如木香、香附、陈皮、枳壳、厚朴、升麻、柴胡、桂枝之类。

而临床上，即使针对血虚、血热、血寒、血瘀等病变，要采取理血的方法，如补血养血、清热凉血、温经散寒、活血化瘀等，仍需配伍青皮、香附、陈皮、木香等助之。虽血虚当补，但在调气血为治时，须注意多用补血不滞血之品，注意与气药的配伍，宜行补不宜腻补。常用方有人参养荣汤、清经散、温经汤、少腹逐瘀汤。常用药有当归、生地、熟地、川芎、牡丹皮、赤芍、白芍、鸡血藤、丹参、小茴香、吴茱萸、桃仁、红花之类。

同时，理气血为调经基本法还体现在其始终贯穿在月经病的整个辨证治疗过程中。如：虽“肾在志为恐”，“恐则气下”，血随气下而常导致月经过多，经期延长。但用药除治肾外，多常配合用健脾疏气升提之法，用黄芪、升麻、柴胡、薄荷等药以固经摄血，升发提气。虽“脾在志为思”，“忧思气结”，但脾伤则易肝气来乘，则当用疏肝健脾法，用柴胡、枳壳、荆芥、白术等药舒畅肝脾气机。而当善后调理时，还需在调补脏腑的同时，注重理气解郁、理气醒脾、理气和血等。

* 厦门大学医学院中医系（361000）

“心开窍于舌”与“肝开窍于目”之异议

刘潮标* 周怀昆*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论述“五行”对应“五脏”和“五官”的排列中，把“舌”列为心之窍，“目”列为肝之窍。对中医基础“心藏神”、“心主神志、心主神明”内在含义的学习领悟中，我们对人体“五脏”与“五窍”关系——“心与舌”、“肝与目”之对应有了新的看法，特借此一角谈点初浅的体会，与同道商榷。

“心藏神”、“心主神志、心主神明”，从中华传统哲学观点和中医的基础理论来说，这种“神”是人体非常重要的物质，也可以说是人体功能的核心，他直接反映出人的外部形象和内在气质；中医的望诊常常很直观地看出对方的“神”足与否，而最能反映“神”的窗口就是眼睛。我们常说：两眼炯炯有神、心明眼亮、眼睛是心灵的窗口等等，这些很自然的表述说明“心神”与“眼睛”的关系最为密切。而“肝”与“舌”的关系：肝藏血，肝主筋，肝主疏泄，肝助消化；从功能上看，舌的主要作用是辨滋味、调声音、拌食物；从病的证候表现上看，肝风上扰，风中经络

者，常出现木舌、舌强不语等；《灵枢·经脉》云：“肝者，筋之合也，筋者，聚于阴气，而脉络于舌本也。”说明“肝”与“舌”的对应关系更密切些。

再则，从《易经》八卦的自然属性与人体对应关系中也可以找出“心与目”的关系：

表 1 八卦所象征的多种事物[节选]

卦名	自然	身体	方位	季节	五行
乾	天	首	西北	秋冬间	金
坤	地	腹	西南	夏秋间	土
震	雷	足	东	春	木
巽	风、木	股	东南	春夏间	木
坎	水、雨	耳	北	冬	水
离	火、日	目	南	夏	火
艮	山	手	东北	冬春间	土
兑	泽	口	西	秋	金

从表 1 可知，离卦与身体“目”对应，与季节“夏”对应，与自然“火”对应；而“心”属“火”，这样，“心、目、火”